

怀念打麦场

□ 王军

每年麦子收割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老家门前的打麦场,想起父母在打麦场劳作时的辛苦,想起儿时在打麦场玩耍时的天真烂漫。

打麦场在麦收前,要用碌碡反复碾压。碌碡不能用牲口来拉,因为打麦场经过一冬一春的闲置,地面非常松软,无论是牛,还是驴,走在上面,都会留下深深的足印。当然,那时我们家也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牛或者驴。

所以,碾压打麦场时,都是父亲把绳子套在肩膀上,弓着腰一圈一圈地

拉着碾,母亲则端着一盆水,跟在后面,不停地往地上洒水。我和弟弟有时站在一边看,有时也跑到父亲身边,一人拉一根绳子,嘻嘻哈哈地凑热闹;有时也去拿来一瓢水,学着母亲的样子,往地上洒水。

碾好的打麦场,平整得像一面镜子。但需要时刻看护着,不让猪啊、鸡啊、鸭子啊,在上面折腾,这个看护工作,当然是由我和弟弟负责。

麦收的时候,父母会把一担一担的新麦挑进打麦场,先是堆成垛。等麦收全部结束后,才会一批一批地把成堆的麦子放置在打麦场上,解开捆麦子的草绳,均匀地摊开暴晒。把麦子摊开,也是有讲究的。要先在打麦场中间放麦子,让麦穗顶着麦穗,形成一个圆形。然后就转圈放麦子,整个打麦场放满了麦子后,整体看,就是一个圆圈套着一个圆圈。

这样放的目的,是方便用碌碡碾压脱粒。脱粒时,还是父亲把绳子套上肩膀,弓着腰在打麦场上转圈。父亲累了,母亲也会上去拉几圈。我和弟弟,这时根本帮不上忙,而且麦秸被碾压后,很滑,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所以,我和弟弟就站在屋檐下,一个提着一个水壶,一个拿着杯

子,干着端茶倒水的活。

碾得差不多了,父亲和母亲就会用木叉将麦秸挑起,扔到打麦场的边上,将麦粒聚集成堆。这时,我和弟弟就活跃起来了,叉麦秸,推麦粒,干得热火朝天,淡淡麦香和欢声笑语在空中随风飘荡。

接下来,就是扬场了。扬场是个技术活,父亲和母亲扬起的麦粒,会在空中撒成一片,落在地上则是一条线,麦壳和杂物在空中就随风飘走了。我和弟弟看着他们动作轻盈的样子,也上去试试,但因为年龄小,力气不大,抛出的麦子,在空中不光是散不开,而且还洒得到处都是。

晚上,麦粒都入仓了,麦秸都堆成垛了,打麦场仍热闹非凡。父亲和几个邻居,在打麦场上围坐在一张小桌旁,就着母亲炒的小菜,喝着自己酿的老酒,借着酒劲发出的猜拳声响彻乡村的夜空。我和弟弟,则跟村里的小伙伴们,一家一家地在打麦场里乱窜,玩着打鬼子、捉汉奸的游戏。

如今,老家的打麦场早就不存在了,随着机械化普及,农村的打麦场早都隐退在岁月深处了。不过,凝结着庄稼人辛勤与智慧、曾经繁忙热闹的打麦场,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想,温柔透过指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几分舒适,也有几许安然。

柳下听风,花下闲话,闭目,感受着缓缓打开的胸腔,那么柔软、惬意。三五知己,灵魂契合,相谈甚欢。任鎏金的阳光在碧草上淌过,享受浅夏丝绸的温存。

杨绛先生曾说:“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生活不在别处,当下即是全部。凝望五月,可闹可静,可拼可闲,在自己的世界里清欢,倾泻心中的缱绻。花团锦簇的时光总是短暂,在季节的馈赠和轮回中织锦、挥毫、创造。人生嘛,无须伤感过往,“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走着走着就开阔了,望着望着就敞亮了。风雨有归期,何处不相逢!

聆听岁月的歌,迟来的爱,依然是爱。收拾心情,启航夏天,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求简单,安于人间烟火。你抑或我,即便一生无人喝彩,心中依然有美好与远方,与岁月握手言和,让余生丰盈从容。

给远方的父亲

□ 丁梅华

(一)

独坐故乡的对岸
聆听叽叽喳喳的喜鹊
奏响思乡的情怀
一支古老的民谣在枝头颤动
惊醒父亲的梦
在散发泥土气息的田垄上

遥望天空那轮圆月
聆听如期而至的雨季
敲响芭蕉的声音
一曲悦耳的旋律在内心徘徊
摇曳父亲的脚步
在时间的琴弦越发的蹒跚

打开尘封的信笺
聆听岁月泛黄的叮嘱
想起曾经的伟岸
一段揪心的往事在脑海反侧
捧读父亲的表情
在漂泊的旅途越发的清晰

翻开手机的相册
聆听朴实无华的照片
团聚时的一情一景
一种温馨的情怀在眼前闪现
铭记如山的父爱
在异乡的城市越发的黏稠

(二)

季节在季节中穿行
日子在日子中走过
没有人会在意
一只青鸟的飞翔
下个目标抵达何方
唯有父亲会虔诚的祈祷

时间在时间中飞逝
风景在风景中走过
没有人会留意
一束鲜花的绽放
会在某时某刻凋零
唯有父亲会精心的呵护

那过去的一幕幕
在港湾中辗转反侧
总有一种如诗如梦的倾诉
来自父亲如山的爱托
总有一种如痴如醉的等待
来自父亲翘首的期盼

伫立天高云淡的六月
执着那份的守候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会有一种虔诚的祈祷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都会有一种美好的祝福

五月陌上行

□ 方雪华

抬足颌首间,春意已阑珊,初夏款款来。伴着季节的风抚过,四月的芳菲在续,五月的蓬勃登场,情绵绵依偎在自然的梦开始了。天空大朵大朵的云飘飞着,每一朵云似乎都有了新归宿,空气干净清爽。换季时总是格外忙碌,晒被褥,换床单,洗围巾,阳光的歌从南唱到北,流动的美唤醒窗前的我。给心灵放个假,“偷得浮生半日闲”,在泛着光的午后溜达下,似乎青春也爬上了眉梢。“一重山有一重山的错落,我有我的平仄”,不知道是谁的话,但是很喜欢,每个季节都有独特之处。初夏演奏出诗意的音符泼墨树木,惊醒了一场浩大的花事,一个跟踉,抖落一地微笑,浸润江南。

春虽渐行渐远,田野上、泥土里、瓦缝中,生命仍在悄悄地生长着、丰盈着,

欣欣然赶趟儿。一半花事正浓,一半繁华渐淡,人们用不同的方式与花相见,与花再见。路边的紫叶李,紫色的叶已显峥嵘。石榴花是五月最灿烂明艳的花朵。玉兰花的美,仍然旷远清高,无需绿叶的陪衬。紫荆花一条条树枝都是红色的,不染尘埃。山茶花貌似开过了一茬,正在等着第二波的开放。桃花差不多接近尾声,晚樱还在次第开放,满树烂漫,如云似霞,不觉间身上就落了些花瓣,把人的心粉得温软而多情。她的寓意是幸福,所以总爱找理由和她撞个满怀。一大片一大片的黄色小雏菊,雅致清新的色彩,让人舒服。还有许多不认识的花花草草,走走停停,低眉轻嗅,在舒展的线条中,常会带来莫名的感动。唾手可得的小幸福,更具备治愈的力量吧!

阳光肆意洒落在林间的缝隙里,有许多叫不上名儿的鸟雀,停在不远处的树枝上,歪着头瞅着过往的行人,不时啾啾鸣上几声,似是失散故人的问候。对所有的生命,皆怀有一份内心的真诚。于是,相顾而视,随意畅

